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恩遇類

親郡王配享太廟 親郡王配享太廟者，皆祀於東廡。通達郡王雅爾噶齊、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、【此巴圖魯三字即其名，非勇號也。】慧哲郡王額爾袞、宣獻郡王界堪、禮烈親王代善、睿忠親王多爾袞、鄭獻親王濟爾哈朗、豫通親王多鐸、肅武親王豪格、克勤郡王岳托、怡賢親王允祥、蒙古超勇襄親王策凌，及同治丙寅奉旨之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，凡□三人。

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

滿、漢文武大臣配享者，皆祀於西廡。英誠武勳王揚古利、信勇直義公費英東、宏毅公額亦都、忠義公圖爾格、昭勳公圖賴、【昭勳即直義子，忠義即宏毅子，父子皆得配侑，允為極榮。】文襄公圖海、文端公鄂爾泰、文和公張廷玉、文襄公兆惠、文忠公傅恒、文成公阿桂、文襄公福康安，凡□二人。

瀛台賜宴

翰林賜宴瀛台，定在暑節。輒乘早涼，入西苑門，大柳星稀，高槐露下，宮牆緣岸間，安步徐行。菰蒲四面，水禽啁晰，與江南水鄉無異。渡板橋，則荷香襲衣，牖流滴耳。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，劃然大湖，有紅板長橋，橫跨水面，橋夾朱欄。其外雜列魚罾，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罾捉魚，得即攜歸。於是迤邐達瀛台門。惟賜燕時，則從牖口北上，直西浮道通梁，中有層亭，兩面帳房，列如號舍。上命登舟泛太液池，即從過船亭登舟，芰荷□里，望如蕃錦，北望金色搖曳，則別一境矣。

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

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，行大祭神於坤寧宮。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，喫祭神肉。上面北坐，諸臣各蟒袍補服入，西嚮神幄，行一叩首禮畢，復向上行一叩首禮，合班席坐，以南為上，視御座為尊也。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，行髀體為貴。司俎官以臂肩腰脰各盤列諸臣座前，上自用御刀割折，諸臣皆自鬻割。食畢賜茶，各行一叩首禮，上還宮，諸臣以次退出。是晚各賜糕資醅醬，攜歸邸。至上元日及萬壽節，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，分翼入座，特賜盤餐肴饌。禮畢，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，以示寵眷。

宴外藩

年終，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，盡執瑞禮。除夕日，宴於保和殿，一二品武臣咸侍座；元旦後三日，宴於紫光閣；上元日，宴於正大光明殿，一品文武大臣亦入座。

冬至賜貂

冬至賜貂，唐例也，國朝亦仿行之。南書房、如意館、昇平署供奉諸人，各得數張不等。

賜荷包鑿盞諸物

歲暮，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，御前王大臣所賜為歲歲平安荷包一，鑿盞數對，及福橘、廣柑、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；外廷大臣亦間有賜荷包一者，皆佩於貂裘衿領間，泥首宮門，以謝寵眷。

會親

公主、福晉、格格及外戚眷屬，歲時有賜，入內謝恩，謂之會親。宮門外施以黃幕，謂之關防。

克勤郡王墓開隧道

克勤郡王岳托，禮烈王長子。崇德王午冬，從征山東，薨於途。喪返，太宗痛甚，及葬，命開其隧道，以便歲時賜奠，撫愜而哭。高宗東幸，亦親往賜奠。

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

國初，范文程出關葬親，宿一牛条莊，問：「此有游憩所乎？」牛条云：「咫尺間為查孝廉學詩之居，書室楚楚。」乃與二牛条三騎往，查迎坐書室。范欣然曰：「可下榻乎？」查曰：「不鄙荒陋，幸甚。」雞豚雉兔，略具盤飧。范飲噉至飽，遂借宿。晨興，語查曰：「獨行無侶，苦岑寂，能從我游乎？」則借馬從之。至墓所，范曰：「太祖定遼陽，壯者配營中，殺老弱，已而漸及擁厚資者，慮有力為亂也。」及行，又指一地曰：「此將就僂處也。□七人皆將就刑，太祖忽問我識字乎，以生員對。太祖大喜，盡□七人錄用，我至今職，始望豈及此乎？」葬地迴抱山林，堪輿家言，此地貴不可言，將相不足道也。文程與江浙諸范通譜，稱為文正公後，嘗捐金買田吳中，修文正祠。

范文程脫包衣籍

凡隸牛条下人曰包衣。牛条包衣者，猶人之投胎也。范文程歷相三朝，世祖為捐金一萬，贖之本旗牛条，始脫籍。

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

范文程在盛京時，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，以其形貌碩偉，是以御賜衣冠，皆出特製。

世祖賜宋犖食於中和殿

世祖御極之初，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。時商邱宋文康公長子犖年甫□四，儀觀俊偉，冠侍從冠，蟒衣袴褶，帶刀侍左右。上愛重之，恆賜食中和殿。一日，犖對食遜避，私出帶間斜幅，裹餅餌棗栗，將懷之。上怪問，犖前跪謝曰：「臣有祖母，老甚，愛臣。臣懷以獻，榮上之賜也。」上喜，自是每賜食，必書敕以歸。

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

順治壬辰，江都吳園次綺以拔貢授中書舍人，奉詔譜《楊繼盛傳奇》，稱旨，即以楊繼盛之官官之。

世祖擢胡學士

山陰胡學士為庶常時，一日，同官皆出院，學士獨留。世祖微行入院，屏息立其後，良久。學士方習滿文，迴顧，見世祖，驚起俯伏。世祖笑曰：「若誤矣。」學士曰：「小臣不得近天顏，然朝謁瞻仰久矣。」問諸庶吉士安在，若何獨留此。學士奏：「諸臣習清書，幸已成，各有事歸私寓。臣鈍劣，每後於人，私習以補其拙。」世祖曰：「諸臣何事，惟博奕耳！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。」即日傳旨，超擢為侍讀。

世祖讀饗慎交社

世祖召修撰徐元文、編修張若靄、華亦祥入乾清宮。世祖科跣，單紗暑衫禪裙，曳吳中草屨，命三臣升殿，賜觀殿中書數□架，經史子集、稗官小說、傳奇時藝，無不有之。中列長几，商彝周鼎、哥密宣爐、印章畫冊畢具，廡下珠蘭、建蘭、茉莉百□盆。賜席地坐，從容問諸臣賢否，時政得失，皆謝以初進小臣，不能備知。因及書史古文，又問及近來名流社會，且云：「慎交社可謂極盛，前狀元孫承恩，亦慎交中人也。」良久，始遣出。

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

順治時，后喪，詞臣撰擬祭文，三奏草，不稱旨。最後內閣中書張宸撰，中有句云：「眇茲五夜之箴，永巷之聞何日？去我□臣之佐，邑姜之後何人？」世祖閱之墮淚，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。

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

順治朝，曲阜世職知縣孔允醇以居官廉能，加東昌府通判銜，仍任知縣事。

世祖贊王熙為公輔器

王文靖公熙，宛平人，文簡公崇簡子，少年登第。世祖喜曰：「公輔器也。」命供奉內廷，親教以滿文，兼習釋典，與孫學士承恩、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。世祖升遐時，命與文僖同撰遺詔，受顧命。康熙中正首揆，繼命專管密本。前此漢官不與聞軍機，異數也。

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

康熙庚申，特召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入養心殿，命工繪其像，即以賜之，諭曰：「將此像給爾子孫世世供奉，以昭加恩之意。」

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

長洲韓文懿公棻，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。撤闈後，上取墨卷覽之，稱主司得人。是年冬，召至起居注，命將平日窗稿進呈，遂以刻本五篇進。復召至弘德殿，問平日所作必多，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：「尚有三二篇，以題目小，不敢進呈。」上曰：「不妨，都進來。」其三篇，即鄉試墨卷也。某年，詞臣進表，有用「豈弟君子屬之臣」者，聖祖摘其訛，將加譴責。奏曰：「屬之臣固誤，然古人斷章取義，亦有君臣兩屬者，如《禮經》所云『豈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』，其舜、禹、文王、周公之謂與是也。」

聖祖呼尤何為老名士

長洲尤何，字悔庵，官侍講。世祖嘗稱為真才子，聖祖亦稱為老名士。

杜立德入殿賜宴

寶坻杜文端公立德，以薦授內閣中書，尋登揆席，居相位餘年。嘗賜宴內廷，特命列坐殿中。漢大學士入殿坐，蓋自立德始也。後以疾未預宴，上特遣中使齎酒饌賜之，諭曰：「卿弼亮老臣，久任機密。茲海宇蕩平，時當令序，賜宴群臣，念卿臥病，故遣使慰問，且賜醴饌。卿其加餐珍攝，副朕惓惓至意。」

杜立德乞歸賜詩

杜文端公屢疏乞歸，聖祖慰留至再，其後請益力，乃頒宸翰云：「內閣大學士杜立德，弼亮老臣，綸扉久重，引年請歸，陳乞至再。遐心既固，未可勉留，詩以送之。」載資賢佐，勞深致太平。訃謨留紫闈，風度重丹楹。方倚鹽梅略，難違邱壑情。餐芝黃綺伴，軒冕有餘清。康熙二三年八月初九日御筆。」又賜「洛社怡情」圖書一方，御書唐詩三軸，墨刻二冊。

聖祖加恩范承勛

漢軍鑲黃旗范大司馬承勛，開國名相文肅公第三子，殉難閩督忠貞公弟也。康熙癸酉冬，以雲貴總督陸見至京師，值上謁孝陵，因迎至米峪口。上見范，天顏和霽，諭曰：「爾盛京舊人，爾父兄累朝效力，爾兄又為國盡節。朕見爾，思及爾兄，心為慘切。不見爾幾九年矣，爾鬚髮皓白如此。郊外寒冷，今將貂帽、貂褂、白狐腋袍賜爾。此時更換，恐受風寒，明日可服之來謝恩。」並賜御書「世濟其美」額。

聖祖寵任張文貞

康熙丙子，聖祖親征噶爾丹，至科圖，詔漢臣皆止，丹徒相國張文貞公玉書獨堅請扈從深入；噶爾丹已破走，復請從至歸化城受降。聖祖賜所御衣帽禦寒，戒毋露宿，軫恤甚至。嗣是寵任益專，為漢臣冠。

聖祖優禮陳廷敬

聖祖南巡，澤州相國陳廷敬方扈從。既至杭州，乞假游西湖一日，奉旨免朝，且云：「廷敬老臣，遇宮眷車不須避路。」

聖祖賜宋荦豆腐法

聖祖南巡，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鑾。某日，有內臣頒賜食品，並傳諭云：「宋荦是老臣，與眾巡撫不同，著照將軍、總督一樣頒賜。」計活羊四隻，糟雞八隻，糟鹿尾八箇，糟鹿舌六箇，鹿肉乾二四束，鱈魚乾四束，野雞乾一束。又傳旨云：「朕有日用豆腐一品，與尋常不同。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，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，為後半世受用。」

聖祖推恩于襄勤父

漢軍于襄勤公成龍之擢安徽按察使也，聖主方以巡狩還京師，特詔獎襄勤賢能廉介，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德水貂裘；又通諭八旗都統侍郎諸臣有子弟官外者，各貽書訓勉，效于成龍潔己愛民。

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

康熙己卯夏四月，聖祖南巡回馭，駐蹕於江寧織造曹寅之署。曹世受國恩，與親臣世臣之列，爰奉母孫氏朝謁。上見之色喜，且勞之曰：「此吾家老人也。」賞賚甚渥。會庭中萱花盛開，遂御書「萱瑞堂」三字以賜。

聖祖矜恤翰林官屬

康熙庚辰，聖祖以翰林官及庶吉士有貧不能具衣服乘騎者，諭大學士查明候旨施恩，並於丁憂告假之庶吉士無力至京者，飭各省督撫酌量資助。

皇子臨喪行拜奠禮

康熙壬午，少傅王文靖公卒於家。聖祖諭皇子直郡王往奠，並諭之曰：「前此大臣病逝，間有命皇子臨其喪者，從未施拜奠之禮。大學士王熙因係世祖舊臣，特令汝行禮舉哀致奠。」

聖祖賜蔡升元葬親銀

德清蔡升元，康熙壬戌一甲一名進士，方由修撰遷中允，即請終養。癸未，迎駕嘉興，奏對御舟。翼日得旨：「蔡升元在講筵甚久，家計甚貧，賜銀六百兩，為葬親費，事竣即來京。」時行在侍臣有感泣者。

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

大臣身後子諡，皆由禮部奏請，既得旨，內閣擬字進呈，候上圈出，此定例也。康熙癸未，侍郎勵杜訥卒於官，已特賜祭葬矣。越二年，聖祖駐蹕靜海，追念其效力南書房二餘年，敬慎勤勞，特旨賜諡，並御書「文恪」二字賜其家。

聖祖賜胡拙明御書

康熙甲申，聖祖南巡，德清胡拙明涓撰《平成頌》，並以所著《禹貢錐指》獻諸行在。有詔嘉獎，召至南書房直廬，賜饌，御書「耆年篤學」四大字賜之。後閩潛邱垂老入都，諄諄以求御書為言，蓋深羨拙明之遇也。

聖祖為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

康熙乙酉南巡，駐蹕江寧，將啟駕矣，以在籍諸臣籲請，允留一日。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，迎輦淮南，隨至金陵，亦以為請。得旨：「念老臣懇求諄切，准再留一日啟行。」丁亥，文端迎於清江浦，仍隨至金陵，上亦允其奏多留一日。初，文端予告時，瀕行，御書「篤素堂」三字以賜；在淮安，則御書「謙益堂」及「葆靜」匾額；在江寧，則御書對聯及「世恩堂」匾額，他所賜賚，不可勝言。

聖祖追念李蔚勳勞

高陽相國李文勤公蔚，以康熙癸亥薨於位。庚寅，上追念勳勞，特諭李蔚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，懋著勤勞，其孫工部主事李敏啟可超擢太常寺少卿，以示優禮舊臣至意。

聖祖稱湯西厓為詩公

浙江詩派，朱竹垞後，必以懷清堂為大宗。康熙癸巳，湯西厓右曾以少宰兼掌院，赴熱河謝恩。滿掌院揆敘適侍班，聖祖垂問曰：「湯右曾工於詩，有刻成者，可令進呈。」揆奏：「刻者未之見，右曾昨在臣寓，有所作《文光果》詩。」上命取閱，隨御製一首賜和，中有「叢香密葉待詩公」之句，舉朝傳誦，群然屬和，世遂稱西厓為詩公。

聖祖褒于清端

永寧于清端公成龍，聖祖褒為真理學，又褒為古今廉吏第一。康良親王，總督蔡毓榮，巡撫張朝珍、吳興祚俱器重之，所舉如于襄勤公成龍、董秉忠、陳大棟、邵嗣堯、王燮、孫宏業、衛濟賢等，皆著聞於時。

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

陳素庵相國妻，即湘蘋夫人也。夫人徐姓，工詩詞，精繪事，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，手畫大士像五千四□有八幅，以祈姑壽。聖祖曾取入內廷，寵以御題。

傅臘塔受知聖祖

清端公傅臘塔督兩江，薨於位。聖祖命太僕卿楊舒往祭，傳諭江南官民曰：「爾等悲傷感痛，朕聞之。」向來外官濫逝，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。

編檢得賜禁城騎馬

康熙朝，編檢入直，亦有朝馬之賞，朱竹垞嘗得之。

聖祖加惠二程後嗣

錢塘徐文敬公潮撫河南時，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，格於部議。聖祖諭曰：「程子宋之大儒，祀典不可有缺，第恐祭田年久變鬻，其更籌久遠策。」潮奏請於每年春秋致祭外，別給其後嗣銀四□兩，俾展時祀。從之。

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

傅忠毅公巡撫廣西，佩撫蠻滅寇大將軍印。聖祖鑒其忠赤，特封傅生母但太君一品夫人，賜第會城，敕和碩簡親王、兩江總督董衛國、巡撫佟國楨、總兵哲爾肯加意頤養。又念侍奉乏人，復命忠毅妹原適鑲白旗驃騎將軍汪宗宏者，馳驛歸里，以代定省。

世宗寵待大臣

世宗知大臣祿薄不足用，故定中外養廉銀兩，歲時賞上方珍物無算。鄂爾泰召入時，上特命海望為之起第於大市街北，凡器用無不備。張廷玉嘗小疾，及痊，告近侍曰：「朕股肱不快，數日始愈。」眾爭來問安，上笑曰：「張廷玉有疾，豈非朕股肱耶？」陳時夏籍滇南，上因其母老，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至任所。岳鍾琪出征西域，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門關以慰之。

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

雍正癸卯，閣學陳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，仍帶臺銜。丙午，署江蘇巡撫。世宗念時夏母老家居，以道遠未迎養，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，復賜人蔭，以慰高年行役之勞。

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

雍正癸卯，次辛祈穀禮成，為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，特召高宗入養心殿，賜食一饗。

賞花釣魚

世宗馭下嚴肅，然每假以詞色。雍正丙午秋，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，賦詩飲酒。每佳時今節，必賜諸王大臣游讌，泛舟福海，賞花釣魚，竟日乃散。

世宗優禮蔣文肅

雍正丙午秋，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。時太夫人高年在堂，世宗恐其懸念，命樞府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，於降旨之便，傳入闈中，以慰其心。

知州蒙世宗特賜

雍正丁未，馮少寇以知州開復，蒙世宗超授廬州知府，並於請訓之日，特賜貂裘、錦綺、端硯、法帖諸珍。

世宗慰留朱文端

高安朱文端公軾晚歲多病，屢乞身，世宗嘉獎而慰留之。雍正辛亥，又具摺奏請。內閣傳出上諭：「爾病如不可醫，朕何忍留；如尚可醫，爾亦何忍言去？」文端感激涕零，從此不復有退志。

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

蔣文肅官庶常，即蒙聖祖賜第西華門右，御題匾曰「揖翠堂」。雍正戊申，大拜後，復賜新第於得勝門。舊例，年終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。丁未冬，世宗以其母曹夫人服未除，特書金箋福字以賜；王子，賜人參至□二斤。

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

方恪敏公觀承，少時愛楚詞，自憐云：「愛讀《離騷》便不祥。」後以《南山集》獄起，全家謫戍黑龍江，恪敏與兄觀永往來南北，營塞外菽水之資，或日一食，或徒步百餘里。及壯，歸金陵，家無一椽，借居清涼山僧寺。雍正壬子，入京師，旅人某為薦入平郡王藩邸，王與語，奇之。癸丑，王為定邊大將軍，征準噶爾，奏恪敏為記室。世宗命以布衣召見，賜中書銜偕往。凱旋，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。被薦詞科，臨試不赴。尋遷吏部主事，歷文選司郎中，出觀察清河，累遷至制府。雖貴，手不釋卷，好吟詩，工書，善騎射。年六□一而卒。

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

雍正時，滿、漢大臣執政權而始終寵任者，漢人則張文和公廷玉，滿人則鄂文端公爾泰。文和登朝五□年，長詞林二□七年，主揆席二□四年，凡軍國大事，承旨商榷，無不合廟堂意旨。身後配享太廟。漢人之有勢力者，僅張一人。然頗樹黨，汪由敦其一也。當時有張、姚二姓占過半部縉紳之言。鄂則世宗暮年，寸步不離，恆留宿禁中，逾月不出。世宗嘗曰：「朕有時自信，不如信鄂爾泰之專。」事無大小，必令鄂平章以聞。

世宗賜張廷玉聯

張文和公輔政時，世宗御書春聯以賜曰：「天恩春浩蕩，文治日光華。」傳寫者改「天」字為「皇」字。後此聯遍天下，而無人知為御製矣。

高宗賜張廷玉詩

張文和公於世宗時允其配享太廟，及予告將歸，復面求高宗。高宗以其不赴宮門謝恩，降旨切責，且曰：「朕前旨原謂配饗大臣，不應歸田終老，今憐其老而賜之歸，是特恩也。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，許其配饗，是特恩外之特恩也。乃在朕則有請必應，而彼則恬不知感，則朕又為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！且何以示在朝之群臣！試問其願歸老乎？願承受配享恩典乎？令明白回奏。」張大懼。及事少解，入朝謝恩，高宗憐之，仍賜詩以歸。

世宗屢賜張廷玉金

世宗朝，張文和公在政府，□數年間，六賜帑金，每賜輒以萬計。屢懇辭，上諭云：「汝父清白傳家，汝遵守家訓，屏絕餽遺。朕不忍令汝以家事繫心也。」文和歸，遂以賜金名其園。

給還張廷玉家資

張文和公有一姊，歸姚氏，早寡，著《蠹窗詩集》，有智略。雍正間，文和告歸在家，有兩江總督查看家產之旨，先期得聞，亟歸視文和，檢書牘手錄冊子，攜回夫家。文和家無長物，兄弟戚友恐啟寄藏之疑，助成□萬金，以待查看。迨兩江總督復命，仍飭給還，文和亦未具領，存江寧藩庫。

世宗呼閻百詩為先生

閻百詩名璩，晚年名動九重，世宗在潛邸，手書延請，後至京師，執手賜坐，呼先生而不名。凡飲食、藥餌、衣服及几研陳設

諸物，罔不精腆。偶感疾，命太醫院朝夕視。既病劇，求移館，世宗固留不可，則命以大牀為輿，上施青紗帳，二□人輦之，至城外□五里，如臥牀，不覺其行也。歿後，親撰文以祭，並賜輓章。

歡喜老人

歡喜老人者，生海寧，居海鹽，考察浙江海塘，垂六□年，捍禦修培，堅守古法，當事極倚重之。老人陳氏，名訐，字言揚，嘗官溫州府學教授，年八□。時第三子存齋方伯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入覲，蒙世宗垂詢年齒履歷，御書「松柏堂」匾額，並賞人蔭、貂皮、寧絢諸品，俾歸遺其親，諭云：「爾父有德有壽，給他老人家歡喜。」老人感激聖恩，遂有是號。

奉旨觀劇

巡撫李某，雍正時人，由軍官轉至巡撫者。性喜觀劇，會有言官具疏劾之，世宗遂諭其明白回奏。李乃與幕府磋商，有謂此事無實據，可云並未演劇者，有謂可以託詞酬神者。李聞之，皆以為不可，曰：「若等不知帝之為人，不可欺也。余意直認不諱。但余本係武夫，不知禮數，觀劇可藉以習禮。余又未讀書，於前代人物，茫然不知，觀劇即可知其為善人，某為惡人，擇其善者從之，惡者戒之。且余到任已久，並未嘗因私廢公，既蒙聖恩垂問，嗣後更不敢觀劇。如此具覆，定可無事。」幕府乃本其意，為之擬稿。疏既上，世宗親批准其觀劇，但囑其不可有誤政務，一時遂傳為奉旨觀劇焉。

世宗信任李衛

雍正一朝，疆臣最蒙恩眷者，莫如田文鏡、李衛，而信任之專，似李尤在田上。李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；雍正癸卯，管理銅廠；甲辰，擢雲南布政使，仍兼理鹽務；乙巳，撫浙江；丙午，管理兩浙鹽政；丁未，授浙江總督；戊申，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。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，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，令李查議具奏，奏上得旨，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。□二月，上以李留心營務，凡江南軍政舉劾，命同范時繹等辦理。時適遣侍郎王璣、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糧糧，亦令與聞。己酉，加兵部尚書銜。庚戌，江寧有張雲如者，以符咒惑人，謀不軌。李遣弁密訪，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，令游擊馬空北齋文往緝。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炳回護失察咎，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，且賄空北稟飾，具疏劾之，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。時繹解任，世炳以下論罪如律。王子，調督直隸，命節制提督等官。乾隆丁巳，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，諭嘉其執法秉公，特賜四團龍服。戊午，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，及藻弟蘅干預賑務。奏入，命尚書訥親、孫家淦會鞫得實，革藻職，擬杖流，蘅亦擬杖。

漢員賜宅

在京漢員，皆僑寓南城，地勢湫隘，賃屋之值皆昂，漢員咸以為苦，列聖每加體恤，故漢閣臣多有賜第內城者。如張文和廷玉賜第護國寺胡同，蔣文肅廷錫李公橋，裘文達曰修石虎胡同，劉文定綸阜城門大街，劉文正統勳東四牌樓，汪文端由敦汪家胡同，梁文定國治拜斗殿，董太保詒新街口，皆榮遇也。

梁文莊墨漬袍袖

雍正間，錢塘梁文莊公入直上書房，獲侍高宗暨誠、和兩親王講讀，以舊學受知遇。晚年自言嘗為高宗作擊窠大字，適世宗駕至，諸臣鵠立以竣，世宗命竟其書，以墨漬袍袖，復令高宗曳之。文莊藏此衣三□年，薨時服以就木，以存殉志君恩也。

梁文莊素衣入直

梁文莊公官侍講學士時，丁母憂歸，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。乾隆丙辰，諭曰：「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修書之例，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。」詔以素服入直，照現任學士例給俸，兼直懋勤殿，與侍講顧成天恭校御製《樂善堂全集》，賜第南城。

王蘭生稽古之榮

交河王少司寇蘭生，起家秀才。康熙丙戌，李文貞薦，召直內廷。癸巳，賜舉人，蒙養齋開局，與編纂事。後以母病請急，有旨將韻書攜回，就家纂輯。服闋，復赴書局，日侍講筵，承顧問，辰入西歸，無間寒暑，時猶未通籍也。辛丑，賜進士，以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，留館。踰年，即署司業，典廣東試，督浙學。歷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凡天祿祕書頒行海內者，靡不與點勘之役；樂律一門，尤專屬焉。文柄屢握，賜賚無算。年僅中壽，蚤躋列卿。

山高水長樓看煙火

乾隆初，歷年於上元前後五日，觀煙火於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。樓五楹，不加丹堊，其前平園數頃，地甚寬敞，遠眺西山，如髻出苑牆間。申刻，內務府司員設御座於樓門外，宗室外藩王貝勒，及一品武大臣，南書房、上書房、軍機大臣，以及外國使臣等，咸分翼入座。園前設火樹，棚外圍以藥欄。上入座，賜茶畢，各營角伎及僕侏兜離之戲，以次入奉畢，上命放瓶花，火樹泮泮，異觀也。膳房大臣跪進果盒，上親頒賜，凡侍座者咸預。次樂部演舞劍伎，伎畢，命放煙火。火繩紛繞，儼如飛電，俄聞萬礮齊作，轟雷震天，逾刻乃已。

賜田文鏡人祀賢良祠

田文鏡，漢軍正黃旗人，以福建長樂縣丞起家，薦至總督。雍正癸卯，以內閣侍讀學士告祭華嶽，復命時，面奏山西荒歉情形，即命赴山西振濟平定等四州縣，並授山西藩司，旋調河南。久之，授河南、山東總督。卒諡端肅，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，並入祀豫省賢良祠。

乾隆庚申，河南巡撫雅爾圖奏：「文鏡在豫，百姓至今怨恨，豫省賢良祠不應列入。」

奉諭：「此等事何須亟亟為之，若行撤去，豈不有悖前旨乎？使田文鏡尚在，朕不難去之罪之，今已沒矣，在祠不在祠，何礙於事。況今日在祠，將來應撤者，正不知幾何也，何必亟亟於一田文鏡。若出於識見之迂，尚可，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入之意，則朕所望於汝者，又成虛矣。朕觀雅爾圖此奏，並不從田文鏡起見，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，其意以為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，特借田文鏡之應撤，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。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，係奉皇考諭旨允行，今若撤出，是翻從前之案矣。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，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，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事乎？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請弘暉迎養嫡母一事，弘暉係獲重罪之人，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，誠恐日久之後，漫無分別，多有未便，乃事之不得不如此辦理者。至於迎養伊母之奏，朕若允行，在伊一家，自必感激朕恩，然以今日之迎養為恩，必以從前之治罪為怨，似此市恩翻案之舉，朕必不為也。當日鄂爾泰、田文鏡、李衛，皆督撫中為皇考所最稱許者，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，李衛又不及鄂爾泰，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，亦眾所共知。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，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為巡撫者，外間皆以為出於鄂爾泰之意。前日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，即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，恐不合之人，欲圖報復。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：『汝不過一武職小臣，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者，朕乾綱獨攬，洞察無遺，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？汝係新進之人，即存此念，甚屬糊塗，將來豈能上進？』李星垣陳奏雖未明言，朕即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。從來臣工之弊，莫大於逢迎揣度。大學士鄂爾泰、張廷玉，乃皇考簡用之大臣，為朕所倚任，自當思所以保全之，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。而無知之輩，妄行揣摩，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，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，不獨微末之員，即侍郎、尚書中亦所不免。即如李衛身後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，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、張廷玉不合，故能直據己意，如此陳奏耳。朕臨御以來，用人之權，從不旁落。試問數年中，因二人之薦而用者為何人？因二人之劾而退者為何人？即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、田懋，皆朕親加簡拔，用至今職，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？若如眾人揣摩之見，則以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，可以操用舍之柄，其視朕為何如主乎？但人情好為揣摩，而返躬亦當慎密。即如忒古爾德爾因派出坐臺，託故不往，朕加以處分。又刑部承審崔超潛一案，擬罪具題時，鄂爾泰曾為密奏，後朕降旨從寬，而外間即知為鄂爾泰所奏。若非鄂爾泰洩漏於人，人何由知之？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。嗣後言語之間，當謹之又謹。又額駙策令到京，曾奏忒古爾德爾年老，請令回京。又法敏、富德、常安輩，策令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。又謂富德宜補隨印侍讀。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，故伊如此陳奏也。今鄂爾泰奏辯，並未向伊

言之。夫向伊言之而奏，固屬不可，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，即行陳奏，則勢力更重。額駙且然，何況他人。鄂爾泰亦能當此語乎？朕於大臣視同一體，不但欲其保全始終，且於疑似之際，亦每為留意，以杜外人之議論。即如前日刑部侍郎缺員，朕原欲批用張照，因彼時鄂爾泰未曾入直，而張廷玉在內，朕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，是以另用楊嗣璟。又如勵宗萬人不安靜，鑽營生事，朕因其小有才具，尚可驅策，令其在武英殿行走，亦足滿其分量矣，而外人以為張廷玉所劾，不得起用。其實當日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，果親王曾經奏聞，並非出於張廷玉也。朕之用舍，悉秉至公，繼述期於至當。若謂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，所退之人不應登進，如大學士鄂爾泰，豈非告退閑居，而朕特用之大臣乎？又如前日吏部為恆德襲職事具摺請旨，朕因摺內奏稱雖與銷減之例相符，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似同一例等語，恆德係納親一族，不應如此措辭，朕不准行，且面加訓諭。鄂爾泰、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，眾人當成全之，使之完名全節，永受國恩，豈不甚善。若必欲依附逢迎，日積月累，實所以陷害之也。朕是以將前後情節，徹底宣示，深欲保全之。二臣更當仰體朕心，益加敬謹，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。欽此。」

沈德潛校御製詩

詩人遭際，唐、宋以來，以長洲沈德潛為第一。當進呈新詩時，中有《夜夢俞淑人》一首未刪，高宗見之，謂：「汝既悼亡，何不假歸料理。」因賜詩送行。還朝後，偕內直諸臣恭和悼孝賢皇后輓章，中有兒字亡字難於措詞，沈獨云：「普天同灑淚，老耄似童兒。」又云：「海外三山杳，宮中一鑑亡。」命即寫卷後，傳示諸臣。及告歸，命大司馬梁詩正奉御製詩二本，令德潛逐日校閱。先繳進四本，上命之曰：「改幾處，俱依汝。惟《大鐘歌》中云『道衍儼被榮將命』，汝改『榮國』，因道衍封榮國公也。榮將本黃帝時鑄鐘人，汝偶然誤會。然古書讀不盡，有我知汝不知者，亦有汝知我不知者。餘八本盡心校閱，不必依違。」至於賜序私集，俯和原韻，並稱以老名士、老詩翁、江浙大老也。

高宗賜沈德潛詩

沈德潛入詞館後，以悼亡假歸。高宗賜詩，有「我愛德潛德」句，錢文敏公因贈詩云：「帝愛德潛德，我羨歸愚歸。」

高宗賜徐文穆詩

錢塘徐文穆公本以東閣大學士入軍機，乾隆甲子正月，以病請解任，上慰留。六月，具疏力請，得旨，加太子太傅，准解任。八月，諭曰：「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，宣力有年，今以抱恙懇請回籍調理，朕心眷注，特賦詩篇以寵其行，并賜御用冠服及內府文綺貂皮等物，令御前侍衛都統永興齎往，宣朕諭旨。朕於本月二□五日行幸南苑，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。」詩曰：「枚卜資賢輔，調元贊妙躬。據忠一心切，論道八年同。績茂台衡列，勤宣警蹕中。長夏宜林居，山水秀且清。峰迎南北翠，月印三潭明。卿雖適江湖，豈不念朝廷。努力加餐飯，慰予歧望情。歧望情何極，頻年共濟人。爵祿非可私，義難阻歸輪。常謂二疏去，於道味致身。卿以謝病返，安忍責愆分。愆分亦已久，日歷冬春夏。乃知白駒速，寸晷不相假。看禾新雨後，把卷萬幾暇。披薰對南風，心因到越下。所願眠食佳，早整歸朝駕。」

元旦恩錫筵宴

乾隆庚午元旦，恩錫大筵筵宴，王大臣九卿而下，翰詹科道皆侍，庶吉士亦得與焉。

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

高宗嘗以御題《雞難待飼圖》、《韓幹試馬圖》、《太常仙蝶詩》諸墨刻，賜各省督撫，皆上駢文謝表，惡之，敕曰：「《試馬圖》之題，朕原因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，不數傳而至天寶，耽於逸樂，罔念祖宗創業艱難，文恬武嬉，釀成漁陽之變，倉卒播遷，國勢遂以不振。朕撫圖增惕，形諸篇什，以為考鏡得失之林。又如《雞難待飼圖》之鑒切民依，凡有撫綏之責者，各應顧名思義。至於《仙蝶詩》，亦因太常署中，實有其物，朕曾目睹，於幾餘學詠，藉記事實，遂以分賞各督撫，何必紛紛用駢體鋪張。玩物喪志，帝王所戒，朕豈肯以玩好譏祥，啟導臣工，流傳後世耶！」

方勤襄三大榮遇

方勤襄公維甸初入京，賜舉人、內閣中書、軍機處行走。其始生時，父恪敏公方總制畿輔。彌月之辰，恪敏適扈從行在，面陳後，攜抱入覲，賞賚駢蕃，一也。未弱冠，賜中書，所聘雲南表撫軍女，猶未娶也，會引見，垂詢，命金壇于相國傳示表中丞，早為舉姻；嗣表夫人歸寧滇南，又有旨下直隸制軍，沿途促返，二也。勤襄督閩浙，以太夫人年逾八旬，拜疏歸養，後有詔召贊樞務，勤襄奏稱「臣母不能頃刻離臣，臣又不能奉母就道」，懇辭新命。上聞，憫而許之，乃輟詔，復加賜珍物，以遂其孝養之私，三也。

高宗釋董文恭婦翁

董文恭公誥夫人秦氏，為禮部郎雄褒女。雄褒先緣事遭戍，及秦夫人卒，高宗以文恭故釋歸里。雄褒至京，詣文恭言謝，門者述文恭語曰：「此恩出自上。」且諭令回籍，至京何為者，終不見。

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

乾隆己巳，高宗命工部侍郎三和修靜漪園別館，中有複道，可通西苑，萬幾之餘，嘗乘小輿，由複道往監工，外廷未知也。時陳提督杰為中營千總，日夕危坐宮門側，督率工匠，初無怠容。上心識其人，諭傳文忠公曰：「汝中營有偉髯千總，其人勤樸可任事。」因詢其名姓，命文忠保薦之，不數載，至專閫。

任啟運受研窮經學之褒

荊溪任鈞臺宗丞，以雍正癸丑進籍，年六□四矣。殿試之明日，以能通性理八人奉旨引見，世宗反覆下詢，奏對詳盡，蒙恩獎人甚聰明，即授檢討，上書房行走。逾年抱疾，上廩聖懷，賜藥賜醫，院使院員，更迭前往，以口傳天語。越月疾愈，趨謝，特諭繞廊而進，再四慰安，務自保愛，並命侍臣扶掖以出，憑御座遙望之。高宗登極，仍直上書房，充講官，擢中允，由左僉都御史沅升卿貳。偶遭傾跌，賜藥賜金，服食寢興，時降清問，而且官翰詹，即免其考試，佐憲職，不責以糾彈。迨乾隆己巳，宗丞棄世久矣，詔舉經學士，聖諭猶舉以為勸，有「故宗人府丞任啟運研窮經學，整樸可嘉」之褒。

裘文達賜御衣冠

裘曰修字叔度，江西新建人。乾隆丙辰，以廩生薦博學鴻詞，己未，中進士，大考，遷侍讀學士，任九卿者三□餘年。貌清整，眉有濃翠，顧盼間精神淵映。居恆喜賓客，工諧謔，而遇事神解超釋，每詣一曹，受一職，手文書，嘿然，數日後，判決如流。丙子，征伊犁，面奏軍務機宜。高宗大悅，以其才似舒文襄公，賜御衣冠，乘傳至巴里坤，傳宣聖意。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，探信卡倫，裘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界總督，發其奸。哈密兵少，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，裘請暫留為衛，撥河州五衛麥石，添備支放，餘者分散各塘路站平糶之，上皆獎許。凡有事四方，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，前命未復，後命又至，雖侍內廷領六部，而足跡常周全國，識決無苛，亦無縱。尤善治水，常奏：「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，再論治病之法，就一縣一府而言，病有其處，合一省而言，則不然；就一省言，病有其處，合數省而言，則又不然。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，而下流之去路未清，則為患滋甚。」上深然之。所治黃、淮、淝、濟、伊、洛、沁、汜等，凡九□三河，疏排濬滄，貫穿原委，可為後法。遇事有犯無隱。上鑒其誠，雖旨旨，時加嚴訓，不逾時，恩禮如初，亦與舒文襄公相似。年六□二，病瘳。上賦詩存問，醫藥不絕於道，加太子少傅。薨，賜諡文達，入賢良祠。

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

裘文達自乾隆丁丑戊寅，周歷山東、河南、安徽三省，疏濬修築，河患粗已。高宗深嘉之，明年，特旨賜其繼母郝氏「八旬衍慶」、生母王氏「七袞連祺」匾額。

賜錦堂

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，蓋南越人以海苔為之，質堅而膩，世不輕有。高宗南巡，獻之行在，拜賜官錦四端，沈椒園觀察以賜錦名其堂。

五徵君

乾隆癸巳，四庫館初開，以翰林官纂輯不敷，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、周永年，裘文達公保進士余集、舉人戴震，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，同典祕籍，後皆改入翰林，時稱五徵君。

高宗獎江右兩名士

蔣心餘初入京師，才名藉甚，裘文達以心餘與彭文勤並薦。及文勤召見，高宗屢問蔣某何在，文勤以母老對。上賜文勤詩，兼及心餘，有江右兩名士之目。

高宗嘉惠梁詩正父

梁鄉林相國詩正為戶部侍郎時，值封翁七旬壽，高宗諭賜官誥，及五言近體一首，「傳經介祉」四大字。相國兄設林，方以庶常侍養家居，特旨免其散館，授編修。及相國參大政，一日，上忽語之曰：「汝父明年八旬矣。」即日賜以閣部之封。乾隆辛巳南巡，封翁迎駕吳江。上停舟勞問，召見行幄，令二子扶掖上殿，稱其多福，賜貂賜幣幣資，及七言近體一首，「湖山養福」四大字。封翁既退，偕浙東西士大夫為太后祝釐於淨慈寺，上復賜燕湖上。瀕行，又賜相國「台階愛日」四大字，及白金三百兩，為封翁頤養之資。

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

海寧陳文勤公世倌，乾隆丁丑以首揆予告，陸辭，賜銀五千兩，命在家食俸，並御製詩賜之，有「老成歸告能無惜，皇祖朝臣有幾人」之句。

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

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，然偶有作，必出人頭地。乾隆中，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予告歸里，奉救撰送行詩，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舊客於文正，並令擬作，卒莫有稱意者。文正在樞廷，自握管為之，中一聯云：「住憐夢裏雲山繞，去惜天邊雨露多。」恭繕進呈，高宗大加褒賞，一時送行詩，遂無有出文正右者。

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

儀徵阮文達公以文學侍從受知於乾、嘉兩朝，任封圻，正揆席，當時著述，蔚為一家。然當其進身之始，亦阿附權門也。初入史館，適和坤掌院事，執弟子禮甚恭，和收之門下。未幾，大考翰詹，高宗以眼鏡命題。和知上高年不用鏡，先洩意於元，故元詩云：「四目何須此，重瞳不用他。」高宗以押他字脫空，議論又暗合己意，遂置高等，尋開坊。

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

畢秋帆尚書為軍機章京，代友直班，適陝督黃廷桂疏至，言新疆屯田事，熟讀之。及廷對，問屯田，條對精核，高宗拔為第一。其侍藉田，亦代友直班，上詢布穀、戴勝是二是一，畢言布穀即戴勝，上稱善。

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

梁詩正有戚楊瑞蓮者，工篆隸書。乾隆中，開西清古鑑館，楊充寫官。八月三日午後，一偉人徐步至，楊漫揖之，既就坐，問館中人何往，曰：「悉入闈就試矣。」問胡不往，曰：「所以留者，恐內廷有傳寫事件耳。」遂問姓名籍貫，楊具以對。索觀所為書，極稱賞。忽數內侍聞聲至，方悟，亟蒲伏叩頭。高宗笑頷之，明日，語梁曰：「汝戚楊瑞蓮，甚誠實，篆隸亦佳，惜不得預試，可賞給舉人。」梁頓首謝。楊旋以修書敘績，遷湘潭令。以自矜重其書，忤撫軍，被劾。上曰：「楊瑞蓮老實人，朕所深知，所參不准。」乃擲還原奏焉。

漢命婦榮遇

乾隆庚寅，太后八旬萬壽，凡六旬以上齊眉命婦，均得繅綠緞珍品之賜。漢臣中同時受賞者，有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，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，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劉氏三人。

香山九老

乾隆辛巳，孝聖后七旬萬壽，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。在朝王大臣九人，武職九人，致仕諸臣九人。有《香山九老圖》，為貝子弘昉所繪。迨孝聖八旬萬壽，【即乾隆辛卯。】仍賜宴香山，命齊赴乾清門，令畫苑艾啟蒙繪圖。文職九老為顯親王衍潢，恆親王弘晈，大學士劉統勳，協辦大學士官保，吏部尚書託庸，刑部尚書楊廷璋，理藩院尚書素爾訥，刑部侍郎吳紹詩，工部侍郎三和；武職九老為都統四格、曹瑞，散秩大臣國多、歡甘都，副都統伊松阿、薩哈岱、李生輝、福僧阿、色端察；致仕九老為刑部尚書錢陳群，內大臣福祿，禮部尚書陳德華，兵部尚書彭啟豐，禮部侍郎鄒一桂，左都御史呂熾，內閣學士陸宗楷，詹事陳浩，國子監司業王世芳。

高宗目錢文端為江浙大老

嘉興錢文端公陳群，幼貧甚，隆冬，早起讀書，灶無宿薪，汲井水盥手，膚為之坼。未弱冠，依人京師，傭書餬口。冬無裘，入市，以三百錢買皮袖，自綴於袍，鈔纂益力。踰數年，旋里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，去梯級，縋繩送飲食。歲除，始一下樓。如是者二年，學大進，遂以文字邀異遇。高宗南巡，扶杖迎鑾，御製詩有江浙大老之目。

高宗賜王大臣曲宴

乾隆中，元旦後三日，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，曲宴於重華宮，演劇賜茶，命仿柏梁體聯句，以紀其盛。復當席御製詩二章，命諸臣和之，歲以為常。

賜外官花翎

定制，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。乾隆中，方敏恪公觀承官直隸總督，聖眷頗優，以古北口大閱，乞賜花翎，遂邀特賞。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。惟劉文正公督陝時，特賜花翎，回京繳還，上亦優容，不加責也。

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

寧都盧詹事明楷，於樂律有宿悟，審辨律呂，清濁高下，不失毫黍。為貢生，已預內廷修書之役。會和碩莊親王、尚書張文敏公奉詔編次《律呂正義》，即薦盧為纂修官，時猶未通籍也。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，盧官侍讀時，特旨令撰擬樂章，兼樂部行走。凡所撰進，皆播之管絃，列於法部。

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冊

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，節藝雙絕，鬻畫養親，世所稱南樓老人也。文端既貴，嘗以其畫冊一幀，進呈御覽。一畫一魚一黑犬，一畫一蜚未入花叢時，一畫一蝦一蟹一小魚，一畫花籃，一畫大柏，一畫梅花仙女，一畫修篁茂林，一畫楊梅枇杷二桃，一畫喜雀，一畫蘿蔔白菜，皆清華名貴，秀溢人寰。每幀有其夫綸光題詩二句。乾隆丁亥，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，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。文端及其子侍郎汝誠，各作一詩，恭和元韻，而侍郎詳跋於後，以詳慶幸。逮乾隆壬寅，文端父子皆沒，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犬鳥，偶憶陳太夫人原冊，遣人至浙，取至京師，再呈乙覽，復御製七律一首，長跋一幀，仍歸錢氏。

陳文肅一日數召見

祁陽陳文肅公大受未達時，家貧甚，耕於山麓，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，文肅為候門，則讀書以為常。後以大考受上知，拜協揆，直軍機。值金川用兵，高宗憂勤方略，軍書如織，雖夜分必達，一日數召見。或夜宿直廬，倏臥倏起，出入常見星。偶歸邸，則閣部公牘積數寸，刻燭披覽，不覺其勞。

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

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，無他能，人鄙之。嘗值宿，夜有西域用兵飛報至，大臣俱散出，高宗問值宿者，以巴對，因呼至窗下，立降機宜，凡數百語。巴小臣，初覲龍顏，戰慄應命，出後，一字不復記憶。有小侍臣鄂羅哩，素聰黠，頗解上意，遂代起草。上閱之，稱善者再，問其名，默誌之。數日，語傅文忠公恆曰：「汝軍機處有若等良材，奚不早登薦牘。」立放潼商道。不數歲，至兩廣總督，毫無建樹，終以貪贖罷。惟感鄂切骨，常以恩人呼之。

寧壽宮賜宴功臣

乾隆丙申，平定兩金川，孝聖后御寧壽宮，高宗侍膳，賜將軍阿桂、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□六人宴於階下，為歷來未有之盛典。

福文襄異數□三

福文襄公康安，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，攻克得楞山，賞嘉勇巴圖魯，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為封爵佳號，異數一也。索諾木就縛，金川平，封三等嘉勇男。班師，上幸良鄉，行郊勞禮，賜御用鞍轡一。旋御紫光閣，飲至，詔圖形閣中，上親製贊，異數二也。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，授參贊大臣，擒賊首張文慶等，晉封嘉勇侯，異數三也。台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，詔以為將軍，馳驛往剿，立解縣圍，捷聞，封一等嘉義公，賜寶石頂四團龍服，異數四也。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，台灣平，賜金黃帶，紫纒，金黃辮，珊瑚朝珠，又命於台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，再圖形紫光閣，上製贊如初，異數五也。廓爾喀賊匪竄後藏，詔以為將軍，疊克賊寨，奏入，御製《誌喜》詩，書箴以賜，佐以御用佩囊，異數六也。甲爾古拉集寨之捷，酋懼乞降，詔許班師，晉大學士，加封忠銳嘉勇公。會□五功臣圖像成，上復親為製贊。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，奏讓首功，異數七也。尋賞一等輕車都尉，命照王公親軍校例，給六品藍翎三缺，賞其僕從，異數八也。由川督移雲貴，會黔苗石柳鄧圍大營，嗅腦營，松桃廳三城，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，逆渠吳半生附之，有旨命督師進剿，末月，立解三圍，賞戴三眼花翎，異數九也。屢燬賊營，奪賊卡，降七□餘寨，詔晉封貝子銜，仍帶四字佳號，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，異數□也。吳半生降，賞其子德麟副都統銜，授御前侍衛，異數□一也。積功無可加，賞晉其父文忠公貝子爵，異數□二也。逮薨，特旨賞郡王銜，賞庫銀萬兩治喪，並於家廟旁特建專祠，以時致祭，其父傳恆追贈郡王銜，子德麟襲貝勒。喪入城，親往賜奠，御製詩哭之，配饗太廟，並入祀賢良、昭忠二祠，復奉諭德麟承襲貝勒後，其子襲貝子，孫鎮國公罔替，異數□三也。

尹均與千叟宴

內閣典籍尹均，雲南蒙自人，內閣學士壯圖父也。乾隆乙巳，以就養京邸，特旨入千叟宴，賜賚珍異，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。

宗室公賜紫

舊制，親郡王用金黃輿服，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，宗室公與大臣同。乾隆丁未，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，其未入八分公者仍舊制。

繪功臣像三次

乾隆間，詔繪功臣像，凡三次。一，丙申平金川□五功臣；一，戊申平臺灣□三功臣；一，癸丑平廓爾喀□五功臣。高宗皆親灑宸翰，製贊褒美。

高宗加恩百歲翁

高宗八旬萬壽，各省奏請加恩耆老，百歲者多至數百人，慶源藍祥一百六□六歲，賞六品頂戴。

王文莊受二□四福之賜

錢唐王文莊公，賜第在京城護國寺西。文莊內直二□四年，以除夕蒙賜福字二□四懸其間，曰二□四福堂，外無餘地。其子請曰：「此後拜賜，何以置之？」文莊曰：「別置一軒，可名曰餘福。」而文莊不久捐館，語竟不遂。

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

無錫鄒小山侍郎一桂，工畫花卉，嘗作百花卷，各賦詩一絕進呈。高宗亦賜題百首，並賜額四字，曰「黃華知己」。錢文端公陳群嘗游盤山，時杏花盛放，文端出藏紙，索寫《盤山杏花圖》，侍郎即於花下點染，屋宇頽垣，山嵐花氣，一一入妙。人皆知花草之工，而不知山水之佳著之也。侍郎有《題盤山天成山》詩云：「天遣垂虹掛作泉，更留盤石坐人便。平分遠岫雙蛾翠，獨立孤峰一指彈。麈尾自來經座側，鴿馴時下飯鐘前。是花色相誰能辨，繞澗山花爛欲然。」侍郎微時，好狹邪游，喜擲筴。封翁性嚴正，屢戒勿後，逐之出，不承為子。侍郎困甚，丐人哀其父，不為動。時已為諸生，因以攜資應試請，封翁曰：「汝果賢，貧賤何害；不賢，即富且貴者，寧遂免若敖氏之餒耶！」乃隻身北上，僅攜一布被。途間，去被中絮，乘夜，實草根敗葉於內，壓背隆然，詣旅邸求宿。翌晨，傾被中物於地，置被懷袖間，悄然扃門出。邸中人意負物在室中，必無他慮，不知已得膳宿一夕，垂橐而去矣。長途轉徙，悉用此術以抵都。維時崑曲盛行，好事者率自置鞦韆。一日，高宗傳旨進樂，酒酣，自演《李三郎羯鼓催花》劇。主器者苦不能稱旨，侍郎獨能隨其意為節奏，抑揚頓挫，無不合拍。高宗大悅，亟使納監入北闈，獲雋，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。

錢維城以繪事受知高宗

武進錢司寇維城畫，與富陽董宗伯邦達齊名，皆以幽深兼沈厚。蓋司寇秀骨天成，而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，均為高宗所賞。嘗扈游中盤，上顧司寇，使畫盤山圖。閱日進覽，御製三□韻題圖首，司寇作恭和詩，有句云：「繪圖奉宸命，恍惚久未報。」乃知能事不受相促迫，以供奉內廷人奉旨繪圖，猶久未報，不獨王宰也。

趙秉冲以諸生入直

上海趙謙士侍郎秉冲未達時，游京師，無所遇，意將旋南。其兄實君觀察以蔭官中書，將從高宗避暑熱河，謙士請與偕，遂往。一日，上坐碧紗幮，謂某相國曰：「此處須書畫各四幀。」相國出，商諸實君，倉猝無以應。謙士乃自請，為代寫真草隸篆梅蘭竹菊以進。上嘉賞，問誰作，相國對中書趙秉冲。召見，將有賜，秉冲以臣弟秉冲對。及熱河回鑾，適懋勤殿人員缺，急欲得人，相國以秉冲名上，然恐格於例，惴惴焉。上曰：「熱河作書畫之趙秉冲耶？可召之。」令以諸生掛朝珠入直，旋賜舉人。值上七旬萬壽誕期，獻「古稀天子」寶；後□年，獻「八籙耄念」玉印，俱悅聖心，遂自中書擢卿貳。

高宗賜曹文植父母壽

高宗時，新安曹文敏公文植以大司農歸養，特賜藏佛於其家，為父母壽。

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

提督段秀林官古北口時，扈從熱河。高宗召見，問：「爾年逾七□，尚能射否？」對曰：「騎射，武臣職也。臣雖老，尚能跨鞍轡，為將士先。」一日，上在宮門懸鵠，命秀林射，秀林一發中侯心。上大喜，賞穿黃馬褂。

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

乾隆已前，新進士用館職，例擇年少者□數人學習滿書，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，皆以滿書第甲乙。翁學士方綱散館時，上以繡繹陶潛《桃花源記》命題。是日午刻，學士已脫稿，適聞駕出，上步自西階，至其跪所，取卷閱之，問姓名至再，諭曰：「牙拉賽

音。」漢語甚好也。次日，御定一等一名。嗣是纂修秘籍，掌握文衡，靡役不與，遂褒然為北學領袖矣。

福字備賞

康熙間，聖祖御書大福字，賜編修查慎行。蓋年例於嘉平朔日，開筆書福，王公大臣內直侍從皆得預賜。世宗每遇書福之辰，頒及直省將軍督撫，硃批諭旨，於各省奏到恭謝頒賜福字之摺，時加訓勉。誠以福乃天下之公，非一身一家之私，封疆大吏董率文武，必所轄地方家給人足，樂業安居，始足為一省之福，推而至於天下，莫不皆然。高宗自乾隆甲辰以後，每歲遂為常例。開筆之日，御重華宮，書第一福字，揭之乾清宮正殿。所用筆，鑄正書四字曰「賜福蒼生」，相傳為聖祖御用留胎，管髹漆，色黝，字填以金。每開筆時，御用一次，即珍奔檀篋。各宮殿御園等處所用福字，亦親書分貼。書福之箋，質以絹，傳以丹砂，繪以金雲龍，宮廷所貼用者，及硃紅對箋壽字箋，歲由江蘇按照尺度製進，頒賜賤，則南省方物所陳也。自乾隆丙寅建闡福寺，壬申以後，每歲臘月朔日，先詣寺拈香，回宮書福。開筆時，焚香致敬，用硃漆雕雲龍盤一，中盛古銅八吉祥鑪、古銅香盤二，握管薰於鑪上，始濡染揮翰。其預頒賜者，皇子以及內廷行走宗藩並在廷諸臣工，則命分進名牌，簡派親書以賜，及分賞餘福，宣傳給領，其各省將軍督撫，則令摺使齎回，新疆將軍參贊辦事大臣，並付驛馳給。乾隆己巳，《書福》詩前序云：「歲暮書福，以賜廷臣，謹遵皇考成例，迓禧欽錫之義，於是為昭。」詩云：「近始藩屏逮百僚，臨軒書福慶恩昭。九疇箕子疇書衍，一筆王家筆陣超。嘉與紅箋迎介祉，相敷彩勝煥元朝。不徒弄翰欽敷錫，家法繩承仰聖堯。」自是每值開筆，紀以題詠。蒙古藩王締姻天室，歲時趨直內廷及年班來覲在御前行者，皆以得先賜為榮。書福之外，有五七言至三言硃紅雲龍對聯，長壽字，「宜春迓祥」、「宜人新年」、「一年康泰」等帖，不下百餘幅，皆親染宣毫。乙卯嘉平月朔，開筆，疊癸丑韻詩，有「六旬忽週紀，明歲合移疇」之句，注云：「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，值嘉平月朔，亦應書福賜天下。」仁宗開筆書福，則自辛酉以後，每歲亦必紀以詩。丙寅嘗命題聯句，用新韻。開筆之典，每歲元旦子刻，上御養心殿東暖閣，案設金甌玉燭，御用筆曰萬年青，管曰萬年枝。先染硃毫，繼宣墨翰，各書吉語數字。自乾隆甲子，每歲元旦，有試筆詩。庚辰以後，春帖子歲以五言絕句二首、七言絕句二首為率。內直詞臣所製，則聯書黃摺以進。椒屏之製，以絹素為質，內直諸臣擬古語吉字為標題，並擬所畫景物音義相叶，繕寫清單，於臘朔呈覽，交內府工匠繪畫人物器飾，而綴以椒。每幀署原擬吉字，複製頌一章，題其上，亦內廷翰林所書也。

仁宗存問謝墉疾

嘉善謝金圃侍郎墉，乾隆辛未，以優貢應南巡召試，列第一，賜舉人，授內閣中書。明年，賜進士出身，改翰林，因撰文錯誤落職。己卯，獻《平定回部鐃歌》，復原官，在上書房行走。嘗館大學士傅文忠公家，額駙尚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。九掌文衡，而在江南，則典試督學，皆再任。己酉，降編修，偶病溼，上猶遣太醫院堂官臨視。乙卯，休致，時已疾篤，仁宗方在青宮，與諸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無虛日。

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

朱文正公珪以侍讀學士授福建驛糧道，擢按察司，調山西，升布政司。以按察使黃檢奏「朱珪終日讀書，於地方事無整頓」，旋入覲，復授翰林學士。迴翔中外四四年，仍居原職，仕宦不可謂不鈍。然在朝一載，即奉高宗命，侍仁宗讀書，自此外而方伯連帥，內則宰相六官，實亦黃檢所謂終日讀書之效也。

五千餘人與千叟宴

康熙癸巳，聖祖六旬，開千叟宴於乾清宮，預宴者一千九百餘人。乾隆乙巳，高宗五旬，開千叟宴於乾清宮，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，各賜鳩杖。嘉慶丙辰春，聖壽八十六，內禪禮成，開千叟宴於皇極殿，六旬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，百歲老民以數計，皆賜酒聯句。

刺史與千叟宴

千叟宴，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，或得恩旨召入，餘皆弗預。嘉慶丙辰，奉新劉鐵樓刺史適牧通州，獲與京職一體入宴，劉因繪《恩宴臚歡圖》以紀特恩。

仁宗親視朱文端疾

嘉慶丙辰冬，高安朱文端公軾病篤，仁宗親臨視疾。文端力疾朝服，令其子扶掖，拜戶外。上嘉歎，稱其知禮，後於《懷舊》詩中稱之為可亭先生。

仁宗作詩賀董誥

董文恭公誥居太夫人憂，常徘徊一室，若有所甚憂，或執象笏擊几，笏為之裂。人疑其與和坤同居樞密，必有所甚不得已者。嘉慶初元，坤勢益張，外而封疆大吏，領兵大員，內而掌銓選，理財賦，決獄訟，主諫議，持文柄之大小臣工，順其意，則立榮顯，稍露風采，折挫隨之。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，敷歷中外，垂五十年，時以內禪禮成，例得進冊，坤多方遏之；既上，坤又指摘之。高宗諭曰：「師傅之職，陳善納誨，體制宜爾，非汝所知也。」旋召文恭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仁宗作詩寄賀，屬稿未竟，坤取以白高宗曰：「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。」高宗色動，顧董文恭曰：「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，是於律意云何？」董叩頭曰：「聖主無過言。」高宗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卿大臣也，善為朕以禮輔導嗣皇帝。」乃降旨，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，旋又改巡撫安徽。是時直內廷者無不色變震恐，文恭獨從容謝過，書旨而退。

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

乾隆某年，高宗謁陵，中途嚴寒。上廬念二麥，從官以麥宜寒涼對，上因歎為君之難。旋考試差，詩題「麥浪」得「難」字。時惟李松雲太史堯棟獨得其解，詩中「一天新雨露，萬頃綠波瀾」四字，極蒙宸賞。仁宗親政，李已外任，陸見時，猶垂問及之，蓋在潛邸時奉派讀卷，實手定李卷第一也。

曹錫寶以劾和坤家人得追贈

乾隆間，御史上海曹錫寶劾和坤家人劉全倚勢營私，家貲豐厚，為同郡某侍郎漏言，和得部署掩蔽，奉旨勸查，無蹟，曹亦尋卒。仁宗親政，坤下獄賜死，諭云：「當和坤聲勢熏灼，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，不愧諍臣。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，伊子照加贈官銜，給予蔭生。」

雒昂乘傳從軍

嘉慶己未，仁宗親政，首下求言詔，九卿臺諫紛紛言事，四方布衣亦有上書希進用者。惟雒太守昂以從九品上書言教匪事，上以其言中肯，命乘傳從軍。太守即短衣匹馬，從諸大帥捕賊，以勇略見。額勒登保屢保薦之，數年，遷司馬，後任荊州太守。

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

嘉慶辛酉，例舉大挑。時仁宗以畿輔久旱，盼雨甚殷，挑日，適甘雨應時，上大喜，傳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。

宗室宴

乾隆甲子，高宗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，乃更其殿名曰惇敘殿。壬寅，普宴宗室於乾清宮，凡三千餘人。嘉慶甲子，仁宗遵舊制，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惇敘殿，賜酒賦詩，其聯句詩為成親王所書。

朝馬肩輿之賜

明制，朝臣皆自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，從無賜禁城騎馬者，故閣臣沈鯉扶病人掖垣，屢至顛仆。至國朝，則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，至景運門下騎，諸大臣一仍明制。乾隆庚戌，上念諸臣待漏入直，每遇風雪，徒步數里，甚為顛蹶，因降諭曰：「內外文武大臣，特恩賞在紫禁城騎馬，用資代步。但年老足疾之人，上馬亦覺艱難，嗣後已經賞馬之大臣因有疾艱於步履者，仍加恩準令乘坐椅，旁縛短木，用兩人舁行入直。」嘉慶己巳，仁宗特旨，諸大臣年逾七十者，賜肩輿入直，尤曠典也。

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

嘉慶朝，戴文端公在樞府，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遷都，方掌京畿道，例改六部員外郎，仁宗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。及可亭相國督南河，積勞遺疾，假歸里門。時河工未戡，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。命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，並論文端曰：「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，使事畢，卿可一歸省卿叔父。」故文端紀恩詩有「此去竹林勤問訊，親傳天語到柴門」之句。

仁宗識拔戴文端

雍正中設軍機，張觀齋相國實綜其事，時諭旨盡出其手，後汪文端、于文襄等莫不衣鉢相傳。戴文端衢亨為于得意門生，詩文字法，悉效其師，纖髮畢肖。和坤惡之，屢阻其陞階。乾隆庚子秋，木蘭射鹿，獻之。高宗雖賜以詩，亦鄙其躁進，故迴翔樞府者二□餘年。仁宗知其才，驟進司空，機務皆與贊畫，寵眷甚隆。因與商人查有圻連姻，及殿試讀卷取中洪殿撰登事，為花曉亭御史所劾，上皆優容之。嘉慶辛未春，扈從五台，道中遇寒疾，誤服參而歿，上甚哀悼之。文端貌清臞，性聰敏，雖為于、梁之系，然頗伉爽，盡心國事。嘗奏請承旨後有所見解，許其附牘以聞，仿古批駁之意，上允行之。當川楚用兵，文端擬書詔令，其獎勵斥責處，動中竅要，諸大將皆警服。

仁宗親臨戴文端喪次舉哀

戴文端公薨於位，嘉慶辛未四月朔日也。翼日，既命榮親王奠醑矣，越六日，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，奠爵者三。

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

嘉慶壬申，稀雪。歲闌，仁宗齋禱深宮，除夕，始祥霽普沛，喜甚。元日，特降恩旨，大學士慶桂、董誥由太子太師銜晉賞太保，儀親王、成親王、慶郡王各賞銀四千兩，定親王、榮郡王各三千兩，且命分賞其下，以布春祺。是日，朝賀諸臣均加一級。

仁宗眷念吳培

林清之變，吳培實為首功。嘉慶癸酉七月，金鄉縣邪教萌動，巡撫同興以吳可任大事，屬往捕，遂由泰安權金鄉。時八卦教潛煽曹、衛間數□州郡，密訂變期，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，誦八字訣可不死，愚民狂驚恐後。金鄉教首崔士俊遙募劉林為教主，劉林，即林清也。吳至，遽斂其跡，以計獲士俊，並其徒黨數□人，亟送省獄，悉斬之。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豎豎狀，飛章上奏，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，馳告直督。賊由此驚惶，自亂其約，而兗渠林清又入禁闈，首尾失應，遂得旦夕殲滅。吳在金鄉，運奇縛姦，完危城，保良弱，賊鋒猝興，累戰皆靡，鄉團助順，縛送城下者凡斬馘五□，斷脛斷筋者又□有奇，而金鄉以靖。明年，曹、衛悉平。仁宗著《天人交感說》，亦以吳之竭忠濟公為足多也，論功，賜花翎，擢署曹守。入都，上急欲見之，詢大臣曰：「吳到京未？」大臣以告，特旨令即日入見。召對，詢戰守顛末，獎勵優異。越三年，復朝京師，天顏霽和，深廑其病喉，慰諭至再。既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，部依法，兩議降調。仁宗始則優詔許留，繼則召至闕下，予復秩。審喉音而知其未愈，聖情惓惓，命善自養。每遇山東大吏述職，必咨詢及之。

康紹鏞受知仁宗

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，勤於趨職，專心掌故，以周知當世之務為急，大樞董文恭、戴文端、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。嘉慶癸酉，林清倡亂畿南，山東、河南響應。康方隨扈，即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，及將弁姓名、曾否經歷行陣、所轄兵數多寡，記之小冊，以自隨。會上詢問各要隘將弁，當軸即以其冊進，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，遂擢鴻臚卿，敷歷封疆，於此兆矣。

明文襄養疾受全俸

明文襄公亮出入將相五□餘載，性豪邁，不積餘財，又屢遭籍沒，晚年貧甚，負券山積，居京城文廟小巷，破屋數椽，僅避風雨。應門惟老嫗，二子又相繼喪亡，益憔悴，故請致仕表有「擔石無儲，二子先逝」之語。仁宗為之動容，命給全俸養疾。逾年薨，仁宗親賜奠，命人賢良祠，以侯世其長孫。

在旗大臣賜紫

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，賜紫者不乏人。乾隆中，閣臣則傅文忠公恆、福文襄王康安、阿文成公桂及和坤；勳戚則福額駙隆安、福尚書長安、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、海蘭察，悉賜紫色輿服。嘉慶中，慶文恪公桂、德楞泰、額爾登保，皆以平定三省教匪功，亦賜紫焉。

賜奠

國朝寵待勳臣，飾終之典，倍極哀榮，有親臨賜奠者，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賜者。乾隆戊戌，高宗念禮親王開創功，特往園寢賜奠。嘉慶丙子，仁宗念朱文正公輔導功，駐蹕趙新店，猶命近臣代奠，有「哀我哲輔，松楸在望」之諭，後復親往其塋賜奠，尤為一時榮遇。

湯文端受知三朝

湯文端公金釗以公廉強正，受知三朝。宣宗在潛邸，夙敬禮之，登極後，言聽計從，屢被命出使。道光丁亥九月，使山右；明年，使宣化；□月，使四川；明年四月，還至襄城，復奉命循漢而東，治獄於武昌；六月，抵京師；□月，又使八閩。其所陳奏，最為有裨國脉。嘉慶間，尚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；道光初，總督孫玉庭請南漕淨收不準過八折，湯皆痛陳流弊，其事獲寢，世多稱之為小睢州。

松文清受知宣宗

仁宗梓宮回京，宣宗步送，群臣皆伏地哭。上忽趨至甬道邊，扶一跪伏者之手，大哭失聲，眾驚察之，則蒙古松文清公筠也。時松謫驍騎校，上當哀痛之際，獨於千萬眾中物色見之，非夙重其名，不及此。

宣宗宣慰黃勤敏之悼亡

道光辛巳六月，黃勤敏公悼亡，越二日，宣宗即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賈殊筆宣慰，諭云：「伉儷之情，自難強抑。然卿已逾七旬，氣質非□分強壯者可比，矧天時暑熱，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，節之以禮，切勿有過哀傷。總之國事為重，倚任方深，務加意自重，永保康彊，佐朕以襄上理。」勤敏北鄉頓首，次日即入朝，內直如故。

宣宗賜黃勤敏人參

黃勤敏公自道光丙戌七□七歲，蒙恩予告，戊戌，猶特賜人蔘八兩，飭其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祇領，並降手諭云：「江湖阻隔，倏爾數年矣，想精力自必如常。知卿原不假蔘苓之力，聊伸眷念耳。轉瞬明秋，特頒慶賜，卿其善自靜攝，朕欣待之也。」蓋次年八月，為勤敏九□生辰，聖心已先計及之矣。

李文恭受知宣宗

新進士引見，御筆注名單之朱圈者，得館選，部曹則加尖角。世傳李文恭公星沅通籍時，宣宗始角其名，垂視久之，塗以圈，蓋簡在自此始也。

鮑桂星閉門思過

歙縣鮑覺生侍郎桂星，仁宗時被口語，飭其閉門思過，不准回籍。宣宗初元，召見，詢其近作，即占進一首曰：「二□年前舊史官，敝裘羸馬怯春寒。階前一片如霜月，曾在先皇殿上看。」即伏地大哭。宣宗亦哭，立授編修，旋擢詹事。

宣宗宴□五老臣

道光癸未八月初七日，宣宗幸萬壽山玉瀾堂，錫宴□五老臣，踵乾隆乙巳正月初六日千叟宴故事，賡歌繪圖。時與宴諸臣，以和碩儀親王為首，若御前大臣賽沖阿、大學士託津、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、大學士戴均元、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、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金鉞、禮部尚書穆克登額、工部尚書初彭齡、禮藩院尚書富俊、左都御史松筠、郡王銜都統哈迪爾、都統阿那保、致仕大學

士伯麟、致仕都統穆克登布，皆黃髮番番，躬逢嘉會。宣宗嘗賦七言古詩以紀其事。

宣宗特賜英和福字

列聖每於年終御書福字，賜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兩書房者，兼賜福壽字為異數，召人親瞻御書即時受賞者，尤為異數。至於嘉平朔日，聖駕在重華宮，以康熙年間賜福蒼生筆書福字斗方幅，則用以張貼宮庭，從不頒賜臣下。道光癸未，宣宗御此筆，於幅外，別書福字一幅，交總管太監梁寶，傳旨賞協辦大學士英和，實為非常恩遇也。

英和比翼朝天

英和以道光癸未冬充冊封佟雅皇后持節使，其夫人薩克達氏先奉諭旨徑詣后宮行家庭禮。屆期，偕英之夫人同人東華門。觀者羨之，請英為《比翼朝天圖》，以紀其盛。

特詔圖像紫光閣

道光戊子，平回疆張格爾之亂，特詔繪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、功臣長齡以下四○人像於紫光閣，像各有贊，踵乾隆故事也。

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

方回疆張格爾之亂，宣宗銳意太平，望捷若渴。舊例，各省文報，由兵部轉達奏事處，捷音至，兵部司員直班者奉檄進奏。一日，兵部辦事畢，各員自公退食，有老司員某，性恬靜，官況清涼，衣冠闌淡，獨乘驢車出入，行止皆居人後，眾鄙為寒儉翁。日暮，猶在署辦事，適張捷報至，不及派本部直班者，即檄老司員往，時道光戊子正月二○四日戌刻也。上聞捷音，大喜，詔曰：「報捷音者，賞戴花翎，著軍機處行走。」逾年，即擢卿貳。

澄懷園賦詩書扇

道光戊戌四月二○四日，宣許乃普、龍瑛、龔文煥、徐經、朱蘭、戴熙在澄懷園軍機處賦詩書扇，各賜內紗一端。

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

戴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南齋，道光戊戌，被命視廣東學。陸辭日，宣宗諭之曰：「汝畫筆清絕，然胸中目中，祇是吳越閩山水，此行獲睹匡廬、羅浮之勝，巉巖演池，雄麗奧曲，別有一種奇致，於畫理當益進。汝品學，朕素知，公餘游藝，兼可成全老畫師也。」戴謝而出。途次遇名勝，輒研弄丹墨，自江右至嶺南，一壑一邱，咸為寫照。抵粵一載，裝巨帙，進呈御覽，上奇賞之。畫家評戴作，謂粵游後筆墨超特，若有神助。

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

錢唐吳清皋、清鵬，穀人祭酒之第六第七子也。清皋以孝廉授中書，晉階侍讀，考御史第一。未及補，擢守江西撫州。宣宗召見曰：「汝，師傅吳穀人之子耶？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。」世以為且大用，乃自撫州調南昌，僅一攝吉南贛寧道，再攝鹽法道，舉卓異。入都，道卒。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，自放於詩酒，終順天府府丞。

宣宗賜者臣紫纒

道光戊申正月初二日，宣宗以元日晴朗，年豐兆象，嘉獎耆臣，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纒，時年八○，賜大學士寶興太保，尚書保昌阿、勒清阿、李振祐、左都御史成剛均太子太保，時年皆七○以上。

宣宗推恩廉吏後裔

固始吳淪齋中丞其濬，氣深識沈，操守貞白。撫山西時，裁革鹽規，不以入告。道光己酉，已沒矣，以整理山西鹽務，因緣達天聽，上大嘉歎，立賜其子承恩、洪恩、孫樽讓舉人，承恩並賜主事。

楊忠武歿後恩諭

楊忠武公遇春歿後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，宣宗召見，詳詢忠武染病原委，天顏慘怛，面諭云：「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，如國家有事，他雖不能親戰陳，我問問他，也得主意。他歿時並無大病，這就算無疾而終。爾父親忠勇，朕深信不疑，爾總要體貼爾父親，實心報國，他在地下，也喜歡的。」諭畢，嗚咽者久之。

黔中三奇男蒙特恩

黔西李漢三世傑以巡檢至本兵，謚恭勤，廣順劉松齋清以拔貢官總兵，松桃楊誠村芳以吏員取通侯。並天挺異才，兼資文武，皆不由科目進身，蒙特恩，時稱黔中三奇男。

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醮

杜受田侍學龍樓一○七載，咸豐壬子，薨於位。文宗眷念舊學，飾終典禮極優渥，贈太師，謚文正，皆出特旨。時文正父侍郎堯錕存，特頒內府珍藥，遺官存問。子翻翰，皆由翰林晉階坊局。輿機之日，車駕親臨，灑淚奠醮。

吳存義受黑貂之賜

泰興吳和甫少宰存義直南書房時，文宗偶臨幸，見其貂褂黯敝，笑詢之，叩首對曰：「臣自授編修至今，已二○年矣。」上太息。次日，即蒙黑貂之賜。後少宰督滇學還，奉命兼署順天府丞，召對時，諭之曰：「朕聞順天府丞，每逢考試，賣卷可得千金，聊償汝在滇之清苦。」

文宗輓林文忠聯

林文忠在官日，嘗自誦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」二句。及薨，文宗製聯輓之，曰：「答君恩清慎忠勤，數○年盡瘁不違，解組歸來，猶自心存軍國；殫臣力崎嶇險阻，六千里出師未捷，騎箕化去，空教淚灑英雄。」知臣莫若君，誠哉！

沈文肅超擢巡撫

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，咸豐丙辰，守廣信。時粵寇楊輔清由吉安入寇，所過輒陷，文肅激厲兵民，登陴死守，城卒獲完。當圍城岌岌時，林夫人輒撤內署金帛犒士，列巨鍋於大堂，親職炊以飽饑卒。文肅臥起睥睨間，督士卒守禦，幕僚星散，軍火芻薪、文檄判牘，咸出夫人手。夫人，林文忠公女也，蓋家教使然。文肅旋以知府告養，溫旨慰留，擢吉南贛寧道，復申前請，許之。江皖軍事棘，命赴曾文正營。未出境，特旨超擢江西巡撫。時明詔有云：「該撫雖係回籍養親之員，第賊匪一日未平，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。況移孝作忠，古有明訓，該撫家有老親，因擇江西毗連省分，授以疆寄，風土不殊，迎養亦近。如此體恤，如此要任，諒不至再有瀆請也。」文肅自此一出，累任封圻，剏舉船政，武功焯耀，吏事修明，威惠滂敷，中外翕服，卓然為東南柱石者二○年。

駱文忠姪孫蒙蔭

花縣駱文忠公秉章數歷封圻，不攜眷，惟姪孫肇銓隨侍。歿後，溫諭軫卹，二子四孫均貴給科第官階，肇銓亦蒙恩以知縣選用。

廝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

穆宗微行，偶避雨僧寮，遇一人，落拓殊甚，詢其業，乃某姓廝養也，為主人所逐。又問爾輩何處出息最優，以粵海關對，遽假紙筆作函，令交步軍統領衙門。時某親貴執大金吾，得函，即予金治裝，赴粵海關承役，其人遂以起家。

王景琦以二簧晉秩

穆宗好微服冶遊，從者僅一二內臣。嘗至著名飯莊宣德樓，時王景琦太史適偕某部郎小酌，王工唱二簧，部部長崑曲，乃以紅牙檀板，各獻所長。一曲終，忽隔座一客欣然至前，詢太史等姓名官階，曰：「所奏曲良佳，盍為我再奏一曲。」太史心知其異，乃如命為之再歌。歌未竟，幕有二少年被服華服，立簾外探望，見客，則拱立肅然。俄而車馬喧闐，轟傳恭王至，行馬數○，擁一

朱輪車，停樓下，恭王從容下車，入與客耳語。久之，客始微頷，怏怏從之去。客登車，恭王為之跨轅，游龍流水，頃刻已渺。太史與部郎皆心驚，知遇皇帝也。不數日，上諭下，二人皆不次晉秩。部郎以枉道為恥，辭不拜，太史則以是遷至侍郎，宏德殿行走，所以鼓惑上者，無所不至。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，所謂出痘者，醫官飾詞也。及崩，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：「宏德殿，宣德樓，德業無疆，且喜詞人工詞曲；進春方，獻春策，春光有限，可憐天子出天花。」王後為陳六舟中丞彝所劾，革職永不敘用。

寶文靖謚合素志

寶璽退閒後，常語門下士曰：「吾他日身後，得謚文靖，於願足矣。」及其薨也，易名之典，適符素志，蓋門下士具以寶意啟樞臣，而樞臣為之乞恩也。

潘蔚以醫擢官

蘇州潘蔚如中丞蔚初以巡檢需次直隸，每衙參，恆以市車往，御者某輒受雇，習矣。某日，某他往，遂顧他車。越日，見而問之，御者言，以妻病，弗遑執鞭也。問何病，則絆戀愆期，【《群碎錄》云：絆戀，婦人有汗也，一作絆變。漢律云，見絆變，不得侍祠。田子藝云，幼女未通，老嫗當絕，故字從半女。】圓的不施【繁欽《弭愁賦》：點圓的之熒熒。一作元的。王粲《神女賦》：施元的兮結羽釵。《釋名》以丹注面曰的。子藥切，灼也。天子、諸侯有群妾者，以次奉御，有月事者，重以口說，故注此於面，灼然而識也。《藝文類聚》作華的。】【滿大臣女奉懿旨指婚王公貝勒，謂之拴婚。】嘉禮將屆，乃嬰病，與某御者之妻同，比歷諸醫，悉窮於術。適某御者執役督署，知潘之善醫也，輒稱道弗去口，輒轉達於文誠，故亟札調。泊入診，益復澄思研慮，竭盡所長，蓋未幾而霞侵鳥道，月滿鴻溝，女公子當浣濯矣。【此語見《堯山堂外紀》，陶穀《謝韓熙載書》。】及既為福晉，德潘甚。旋恭邸枋鈞，潘蒙不次遷擢，遂開府貴州。

沈源深受知德宗

光緒甲申春，恭忠親王、寶文靖、李文正之出軍機也，是日，方預備入對，忽奏事內監傳旨，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，僅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獨對。於是承諭擬旨述旨，皆沈一人為之。

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為可放心

仁和陸春江中丞元鼎初官上海縣，任滿，以道員召見。孝欽后問曰：「聞人言，汝在上海作官，名譽頗佳，外人交涉，措置合宜，究是何術？」對曰：「臣在上海，遇有外人交涉，臣不欺之，卻亦不畏之。」孝欽大悅，嘗告樞臣：「陸元鼎辦事，可放心。」由是而監司方伯，不□年，遂撫三吳。

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

慶寬姓趙，字小山，工畫，嘗繪頤和園全圖，由醇賢親王進獻孝欽后，喜，賞二品頂戴以酬之。其後投旗，隸漢軍，司柴炭庫。故事，每交冬令，內監須向郎中索柴炭以禦嚴寒，慶寬不予，群譖之於德宗前，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糾參。慶懼，浼人說項，內監必欲銀三萬，慶無策，已自分入圜矣。世續知其隱，言於上，謂慶寬為醇賢親王賞識之人，父功之，子罪之，恐未免貽人口實。上悟，置不問，慶遂免於危。

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

陽湖管劬安面目姣好，善繪事，能唱小曲。父以其好游蕩而屢耗貲也，逐之，遂子身入都。會如意館招攷畫工，應試，膺首選，遂入館供奉。孝欽后召見，試之畫，大稱旨，內監且為之延譽，遂充如意館首領。乃時以江南淫靡之曲為孝欽奏之，遂得出入宮禁，屢蒙賞賚。旋命近侍為置家室，賜第東華門外，且恆以吾兒呼之。或大內，或頤和園，隨駕往來，□餘年如一日也。

孝欽后賞福壽字

故事，內外臣僚，除內廷供奉之南、上兩齋及內務府外，非官至二品不得賜福字，非年至五□不得賜壽字。孝欽后不然。蓋孝欽好觀劇，嫌南苑伶工無歌喉，【南苑戲班皆由太監為之，故無喉音也。】遍傳外班，如譚鑫培、孫菊仙、汪桂芬、楊小樓等，皆入宮演劇。晚年，尤喜觀楊劇，楊入宮，必攜幼女同往。一日演畢，特召楊攜女入見，指案上所陳豬羊及一切餽餽之屬，謂之曰：「皆以賜汝。」楊跪地碰頭曰：「奴才受恩深重，此不敢領。」問何故。楊曰：「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，尚求老佛爺賞幾個字。」孝欽曰：「聯耶？扇耶？」楊曰：「求賞福壽字數幅。」因復碰頭不已。孝欽立命以紙墨進，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，並前所指案上各物賜之，云：「此賞小女孩可也。」及光緒辛丑回鑾以後，興致頓衰，偶傳戲入座時，未半，則倦而思臥矣。時供奉諸伶，則為余莊兒、孫怡雲諸人。

知府得賜福字

光緒庚子□二月二□八日，孝欽后特賜西安府知府胡延、內務府郎中增崇、河南布政使端方、署陝西布政使胡湘林、按察使馮光通、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，諸臣同詣前殿謝恩。后數目胡延，端方奏曰：「此西安知府胡延也。」后頷之。時委員湯志尹立門前，司啟閉，聞后謂左右曰：「胡延較前清瘦，首郡政繁，勞苦可知也。」

袁樹勳以一哭受知孝欽后

袁海觀制軍之受知，實始於庚子。兩宮既避聯軍之亂，狩於西安，袁以某省候補知府，率五營勤王，召見。孝欽后諭畢，袁不發一言，惟叩頭大哭。后謂德宗曰：「知府，末秩耳，乃竟有此忠君愛國之心，真不可多得。」不久，即簡為某省道員，嗣調蘇松太道，擢某省按察使，轉順天府尹，遷民政部左侍郎，出為山東巡撫，數歷京外，遂至兩廣總督。海觀，名樹勳，湘潭人。

孫家鼐受賜茶膳

光緒季年，孫相國家鼐於六月初□日寅初赴頤和園，入內，恭捧進皇上賀皇太后表文。時甫夜半，距行禮時尚早，相國坐殿外恭候，為內侍所見，奏知孝欽后。后以相國年高，長夜辛苦，特遣內侍率茶膳房諸人赴前殿，備茶膳賞之，黎明始去。

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

醇賢親王福晉為承恩公惠徵女，孝欽后胞妹也。光緒間，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。福晉秉性謙沖，至內廷，仍不用也。

孝欽后賜榮祿夫人福壽字

榮祿夫人年終蒙孝欽后賞福壽字。其賞軸式樣，中書福壽二大字，旁書「慈禧皇太后御賜敕封正一品夫人大學士榮祿之妻臣妾劉佳氏」。

榮祿妾得寵於孝欽后

榮祿妾本某府中婢，生一子，年□七，光緒辛丑扈蹕回京時，中途夭折。孝欽后溫言慰藉，入侍宮內，遂以為常。孝欽曰：「吾欲賞榮祿以宮女，恐其將來受氣，不如代覓一良家女為較便。」抵京，即賞銀二萬兩，其餘各物，所賜尤多。入宮朝見，均由其頂馬戈什哈唐小山為護衛。每入宮一次，孝欽必賞銀四兩，遇聽戲，則加賞二□兩。

三星照

內務府大臣福錕之妻、榮祿之劉夫人及大公主三人，俱能得孝欽后歡。孝欽嘗以福兒、祿兒、壽兒呼之，賞賚無算。太監每見其聯裾入，則曰三星照來矣。

孫多祺母以進素肴而得賞

光緒庚子，兩宮西狩，行在供支局委員孫多祺以貢緣李蓮英，得邀孝欽后恩賞。一日，孫入內澆花，后問年幾歲，有父母否？對曰：「有老母，年七□八歲。」后病，孫進素肴，云其母自製。后大喜，乃賞孫母福壽字，並金鐲一對。孫之父聞而歎曰：「我尚在，而汝但云有母，吾其死矣！」遂自經。

織婦侍寵辱官

孝欽后晚年，志存頤養，命疆吏選能書畫琴棋之婦人入內供奉。又留心民事，命杭州織造選進能蠶織婦人數名入內，供顧問。織造因選之杭湖兩府，然恐民間婦女不諳體制，乃令人教導之。入內供奉，頗蒙優眷。年餘，給假令歸省。而諸人以在大內久，承寵眷，多為諸大臣所未有，遂傲睨一切。至家，一湖州婦人見縣令時，言語頂撞，令呵之，婦曰：「我在內廷，見大官無算，汝一知縣，敢如此耶！」令大怒。次年，諸人入都，當由縣起文，令乃不使此婦得行，以病詳織造。後諸人入，孝欽詢此婦何病，他婦訴稱為令所遏，孝欽怒，令織造勸送入都。令不得已，乃遣婦。

婦孺獻果賜銀牌

光緒庚子九月，孝欽后率德宗西狩，由蒲津渡河，入潼關，婦孺跪迎道左，咸捧果物上獻。孝欽后於輿中手取一二，親賜銀牌以為答。